

年年中秋,今又中秋,月亮又挂在天上了。对我而言,在吃月饼赏月的仪式中还悄悄地带入了对时光的感慨,去年、前年、再往前,中秋节的场景历历在目,“团圆”和“思念”的标签周而复始,很容易连起月有阴晴圆缺的联想。

我的童年正逢计划经济年代,月饼得凭票供应。但普通人家总有办法备好甜点、甜食来替代稀缺的月饼,这些食品的核心是“甜”。甜和团圆贴合中秋时令。

每年中秋,父母总会带我去外公外婆家过节。随带的礼物中一定是有一盒月饼的。那时的月饼就数老大房、杏花楼、稻香村有名,哪像现在月饼遍地开花。我有七个舅舅两个阿姨,一人一个月饼根本不够分。老一辈的生活智慧便在这时显现出来了,他们居然可以把“捉襟见肘”的尴尬化解成讨口彩的“分团圆”:只见外婆把一只月饼切成四小块,每人一块分着吃,吃出了团圆味。

除了吃月饼,外婆还会用糯米粉裹着豆沙放进油锅里炸,我特别喜欢吃这又脆又糯又甜的炸

圆子,感觉比月饼还要好吃。自然,小孩子在等吃团圆饭前是有任务的,那就是剥石榴,将剥出来的籽放在一只大盆子里,等着赏月时全家一起吃。

重头戏在于团圆饭,毛豆芋艿老鸭汤,这些应景菜一样也不少。我至今记得外公对中秋吃鸭的解释,他说“鸭”是“压”的谐音,寓意“压住晦气,平安团圆”。难怪中秋吃鸭的传统延续至今。百姓家的日子不一定要过得轰轰烈烈,但团圆平安就是最实在的幸福。团圆饭的压台戏有一道甜羹,外婆家的甜品基本上是以水果羹收场,为赏月铺垫好甜味。

现在想来普通家庭的中秋仪式藏在“上海式”的精致细节和代代相传的规矩里。

我头一回离开父母过中秋是在崇明的一个农场。那年,我们这些待分配的“知识青年”被安排去农场锻炼半年,我被分配在蔬菜班干活。当年的农场小卖部很

月有阴晴圆缺

章慧敏

少有食品供应,即使进货了,也是秒抢而空,更不要说月饼了。眼看中秋将近,回不了家的一群知青情绪低落,无精打采。

分管我们农场的负责人小陈真是个好大哥,他了解我们的思家之情,策划让我们过一个别样的中秋节。那些天小陈进进出出,又一个又一个寝室,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:给父母亲写封信,把思念都落在纸上,既是释放相思,更是报个平安。他还对我们说,你们如果在信里只是说太想家了,反而会让父母牵挂难受的。

受了小陈的启发,我们果然把相思藏在报喜不报忧之中。我记得在信里对父母说中秋节农场会发月饼,还说我们时常会站在门外看月亮,感觉比上海的圆多了。在信尾里我还画了个月亮,寓意与父母共享一轮明月。

果然,中秋节当天,食堂给知青发了两只像大饼一样大的“月

饼”。那是面粉裹着红糖馅烘出来的,口感硬邦邦,但咬一口又满是醇香。我舍不得吃,直到晚上看月亮时才细嚼慢咽。这土月饼是我思家的慰藉,让漂泊的人多了一份踏实。这晚在农场的办公室前,会乐器的知青吹起口琴,拉起二胡,我们共度了个难忘的中秋。

从小到老,毛豆、芋艿,月饼成了家里中秋的惯例。总以为这样的标配还将继续,然而2023年中秋的前两天,母亲99岁的生命之烛燃尽。望着台面上备着的各式月饼和水果,我怦然而涕:曾经中秋再平淡也是完整的,因为妈在,这些惯例就有了根,她走了,再有形式也缺少了意义。

送别老妈的那天恰逢中秋,晚上回家,举目远眺,月儿阴晴时阴,突然就想到了“月有阴晴圆缺”的古名句。是啊,老妈并未远离,而是去到父亲的身边,他们在团圆之日团聚了。而我的生活就算有缺憾,只要心中装着永恒的明月,人生之路还将脚踏实地,对父母的思念也会如月光般陪伴终身。

从记事起,每逢中秋,父母忙活煮鸭子、煮芋艿、煮毛豆,我便生出许多不解:中秋节为啥要吃这些东西,尤其是毛豆?好像没有一本童书,哪怕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也不曾提到;搜肠刮肚,竟然想不起嫦娥吴刚刚啦后羿啦西王母啦,与毛豆有何相干。

上述只有小孩子才会认真思考的题目,成年人恐怕对付不了,比如我父母从来不会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。在如此刁钻古怪的询问面前,尴尬往往属于大人而不是小孩,一如少年鲁迅问塾师:“‘怪哉’这虫,是怎么一回事?”只会惹来带有怒色的一句“不知道!”

但,那是每年中秋节都要触发的知识考问,一个人如果在进入人生“中秋环节”仍然“执迷不悟”,岂不太失败了吗!

其实,要弄清毛豆与中秋节的关系,简简单单两个字——推测——即可。正如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至今是个未解之谜,尚无一绝对完美的理论能够描述,然而飞机不照样飞来飞去?在没有得到实证之前,猜测和推理不失为在毛豆与中秋节之间建立联系的利器。

比如,毛豆成熟的时间节点正值中秋;此时的毛豆颗粒饱满,碧绿生青,象征收获丰硕和生机勃勃;一枚毛豆荚(上海人俗称为毛豆节)包含几粒果肉,隐喻多子多福的好意头;豆荚里排列整齐的豆子寄寓“兄弟姐妹,紧密团结”的圆满;毛豆之荚与“佳”“吉”谐音,可讨个好口彩;一边赏月一边嚼毛豆,休闲而方便;江南地区带荚毛豆还是传统的祭月食品……尽管好事者撒出去的是一张网,且网络洞眼很大,但它疏而不漏,毛豆成为中秋节必备之物的理由依然充分。

倘若猜测不足以服人,那么推理似可采信。几百年、上千年前的古代文献不会告诉我们中秋节之所以选择毛豆的逻辑,不过终究归有人给予关注。晚清浦东陈行人秦锡田《周浦塘棹歌》曰:“紫香圆杂白香圆,佳种分明认豆田。最好新秋毛豆荚,一盘绿玉味甘鲜”,便是当地食俗的明证。

国人熟稔的所谓“七步诗”,“煮豆燃豆其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,其中的“豆”,是黄豆,也相当可能是毛豆,道理在于,后者是前者“青春期”的样子,前者是后者“老龄化”的状态,由此上升为亲情乃至扩展为一切的友情,毛豆蕴含着一份伦理,显而易见。

逢年过节,人们抒发思念亲友情感的最载体,是一首叫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的诗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茱萸是什么?一般人很难搞清楚,没事儿,我们只须用“毛豆”把“茱萸”平替掉即可,一点儿也不会产生违和之感。毛豆,几乎所有人都认识,作品大致的主题思想便借机排阔而出了。

由于盐水毛豆在中秋节,是主角,人们在它的颜值方面多下些注,并不为过。我无法想象明月朗照下的一盘毛豆,呈现出的却是黄肥绿瘦之姿,那得让人多扫兴啊!转圜的办法当然有,我呕心沥血整理过,提纲挈领如下:盐水浸泡、两头修剪、宽水旺火、沸水下锅、不许盖盖、油减待候、速战速决、立即过凉、回归原汁。所有手段皆以塑形锁色、增强口感为归宿。循序操作,此锅毛豆必成头部。清风有情,明月可鉴。

我对林然说,你妈妈的面容真安静,她说:“都是种茶的缘故,她过去脾气急,现在遇到啥事都不急。茶真的养人。”林然有两个女儿,都在读小学,“我让她们在学校一定要带头扫地、擦桌子,要是地上有片废纸,她们一定要捡。”我听了,久久无语,临别时,我跟她说:“你和你妈妈都是幸福的人,老陈也是。”

赏月猜谜乐中秋

刘茂业

中秋是除元宵外另一个猜灯谜的重要节日。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市青年宫(大世界)曾举办过两届全国性的中秋谜会,有关中秋的灯谜颇受人们欢迎。

“中秋灯谜”首先是谜面或谜底上含中秋元素。如:“火种交接”(打传统节日一)“中秋”,“火种交接”本是体育运动中的一种仪式,怎会猜“中秋”?原来这里的“交接”已用灯谜手法别解了,须解释作“交错连接”,“火种”(火、禾、中)来个“交接”,恰可重新组合成“中秋”,如:“上海一去愁心无”,谜底同样是“中秋”,“上海”可简称“申”,里面的“一”去掉,就是“中”,“愁”字的“心”没了,即为“秋”,如:“中秋归故里”(打日本老电影名一)“望乡”,“望”在古代“月相纪日法”中指满月之日,所以扣“中秋”,“乡”是故里;“喜在中秋嗨一把”(打手机名称一)“爱疯十五”,“喜欢”即“爱”,中秋是农历十五,“嗨一把”即“玩疯了”。

中秋的主角是明月,借古人吟月诗词入谜,如:“举杯邀明月”(打包装标志用语一)“此端向上”,“酒杯端着向天上”;“明月几时有”(打会计名词一)“盘盈”,解释为“盘问月盈(满月)时分”;“万里共清辉”(打上海中学名二)“大同、光明”,解释为“大家共同都有清光明月”;“小时不识月”(打电脑名词一)“读盘”,谜面出自李白《古朗月行》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承上启下,谜底别解成“读作‘盘’”;“掬水月在手”(打成语一)“掌上明珠”,此“明珠”已作为月亮的美称;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(打称谓一)“思想家”,解释为“思付想念家乡”;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(打旅游用语一)“首都观光”,别解为“首(头)都仰起观看月光”;“张”(打李白五言诗句一)“长安一片月”,解释作“长”安上一个“月”。月饼也不可少,如:“造型很时尚”(打月饼种类一)“潮式”,别解为“新潮的式样”;“用”(打月饼别称一)“月团”,谜面像“月”字聚成一团;“二三其德”(打月饼品种一)“五仁”,二和三为“五”,“仁”是“仁德”;“不落伍,不粗俗”(打月饼品牌一)“新雅”,用反扣法,“落伍”“粗俗”的反面即“新”“雅”。

亲友团圆之日,不妨猜猜这些“中秋灯谜”,可为佳节平添一份喜乐。

山实在太高,那台阶,那土路,仿佛没个尽头,绕过竹林深处,又蜿蜒进入杂草丛中。老了,先生走一程,坐一会,歇歇,复前行。路边有一节青灰色的竹,不知何人所弃,斜斜躺在乱石堆,像一截枯骨,又似锈蚀的剑。先生将它拾起来,刚好可以当作手杖,拍打几下,碎土簌簌地落。

上山,手杖叩击石阶,发出笃笃的响,时而清脆,时而沉闷,像鼓点,一点点催人奋进。下坡时它和足底一同陷入泥泞,又变成第三条腿,扎进滑腻的苔藓。一步步走,不知行进几回。手杖顶端已磨出温润的光,先生掌心的体温悄悄温暖了竹节。先生记得,手杖也记得,石阶的陡峭,山路的崎岖,还有某个踉跄时绷紧的力。只是那些记忆很轻,轻得像竹节里藏着的清风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这山有仙人吧,知道某年某月某日,先生要来,提前在路边备好了这根手杖。

手杖带着人,人带着手杖。天空有云,四周有麻雀、蜻蜓、苍蝇、蝴蝶,像是与

先生结伴而行。风,应和天籁,轻拂行人,吹过手杖。一路人看景,景看人;一路杖倚人,人倚杖。到了山顶,看看手杖,已磨损了些许。手杖看见了山顶的风景,人也看见了山顶的风景。于是手杖陪着人,人陪着手杖,又一步步相扶下山。快到山脚,夕阳把人影、树影,拉得很长。先生消瘦,竹杖修长,阳光照过,竟好像一幅汉朝的石刻。生怕弄疼了一般,舍不得似的在路边轻轻丢下手杖:“去吧,或许明天,你又帮人登上山顶,人也帮你登上山顶。”这话也是先生对我说的。

看看手杖,再寻常不过的竹子,有用之用就是大用。它曾撑住某个踉跄的脚步,此刻重新卧倒路边。或许某日有樵夫拾去手杖烧火,或许被雨水泡涨成腐木。人间的伴当,不过一段路又一段路的交情,山溪遇见石头,碰出水花就各自东西。

先生客舍门后靠着七八根手杖,情太深,舍不得丢下。它们和先生爬过山,涉过水,每根手杖刻着不同的旅途。

安静的人

魏振强

停车场停着几辆车,透过车窗,逐一打量,我断定第三辆车中的中年人就是老陈,一招手,对方立刻挥手呼应。直觉有时还真靠谱,似乎自带隐秘通道,引领一个人径直走向另一个人。此前我在微信里跟老陈对接过,告知他到站的时间,老陈说他会准时在停车场等我,末了又叮嘱我出站时别急。后一句似客套,却暖心,我心领神会。

坐上车,侧头看了一下老陈,他面容清瘦,笑起来颇有几分羞涩。老陈约莫五十岁,这样年纪的男人经历过太多风雨雷电,还留着羞涩的笑容,多珍贵。我的话开始多起来,老陈默默地听,静静地听,渐渐地,开始回应。他三十多年前毕业于一所知名的农业大学,本来该有着更好的去向,却鬼使神差回到家乡,一直在农技中心工作,指导乡亲种水稻、棉花、茶叶。“我是农家出身的,这几十年来一直跟土地跟农民打交道,能帮农民做点事,心里高兴。”要是别人这么说,我或许不相信,但一个笑容羞涩的男人这么说,我不能不信。我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的,岳父、岳母也是农民,他们



望月(水彩) 朱丹

的青山被一道火红的霞光映照,又大又圆的落日缓缓下沉。心中陡然生出冲出去看落日的冲动,但扭一下身子之后,立刻平静下来,沈女士还在静静地说话,我不该如此无礼。众人走出茶室,落日已沉入山峦的背后,但霞光似涟漪在散漫。我遏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遗憾,说出刚才那一幕的美妙,沈女士掏出手机,“你瞧,我拍了很多落日的照片呢。”她一张张地翻给我看,像是展示她潜心收藏的一件件珍宝,我一张张看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样的落日、夕阳,什么样的美好的语言也配不上啊。

离开无为的那天,沈女士的女儿林然开车送